

反傳統文化的文人

劉復

劉大白

錢玄同

● 蘇雪林（國立成功大學退休教授）

劉復的「作揖主義」及其他

幽默風趣半路出家

自民國八年五四以後，新詩方面有幾個半路出家的詩人，散文方面當然也有。大凡半路出家的人，舊文學的根柢總是比較深厚，人生閱歷也比較豐富，寫出來的文章內容當然充實，而文筆也當然洗鍊蒼勁，和青年人不同。再者以年齡關係，既不寫風花雪月浮泛景色，更不寫乾啼濕哭男女戀情，所論大都是關於文化、學術、國家、社會的問題，以犀利深刻的筆墨，將他們警闢卓犖的見解，表達出來。塗上一層幽默風趣的香膏，使呆板枯燥的問題變得活潑生動，耐人尋味。

這一班半路出家的作者，我們第一個要提到的便是劉復。他寫文章時常署名半農，我們就這樣稱呼他吧。散文方面，他有「半農雜文」二本，他尚有談自己風格的話，我們便可知他文學路數如何；劉氏稟性滑稽，說話每談諧雜出，談笑風生，令人忍俊不禁，比幽默大師林語堂更勝一籌。他前半生也是上海灘上的文人，常在「禮拜

六」上投稿，而他國學淵深，五四後即轉變而贊成白話文學，曾說道：

「我以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語言是代表個人思想感情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該赤裸裸地把個人思想傳達出來，我是怎樣一個人，所謂『手寫口』，所謂『心手相應』，實在是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口裡所要說的話譯成了文字。什麼『結構』，『章法』，『抑揚頓挫』，『起轉承合』的話頭，我都置之不問，然而亦許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面對面談話一樣。我從來不會說叫人聽不懂的話，所以我的文章也沒有叫人看不懂的地方。」

五四初期，新青年一派學者主張以白話代替文言，懷疑者極多，激烈反對者也不少。劉半農與錢玄同兩人偽造了一個王敬軒的角色，寫了一封信給新青年，劉、錢以該誌名義，答覆了一篇。文章把那個代表守舊派的王敬軒嘻笑罵罵，淋漓盡致地挖苦了一大頓。文中則抨擊古文的弊端，揄揚語體的優美，學問篤實，筆力萬鈞。文學革命起，「好像那時五四運動尚未產生」一般中老

年人對於這個運動當然頑固地反對到底，青年們曾在家庭私塾受過幾年教育，國學尚有點根柢者，也猶豫不決，徘徊觀望，讀了新青年上刊出的雙方書信，思想都改變了，都站到新文學這一邊陣營中來了，（新詩人朱湘自白即如此，還有許多人感悟而轉變者，不具述）

錢、劉二人之所為誠不足為訓，不過當一般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之際，服下了這一顆強方定心丸，新文學革命的成功，便提早了好多年，所以錢、劉的貢獻是非常之大的，是新文學史決不可少的一筆。聽說這封信是劉半農執筆，玄同不過貢獻了一些文字學的知識，功勳本該歸劉，唯既有錢玄同參與其間，功勞便不便教半農獨得了。

遊戲筆墨作揖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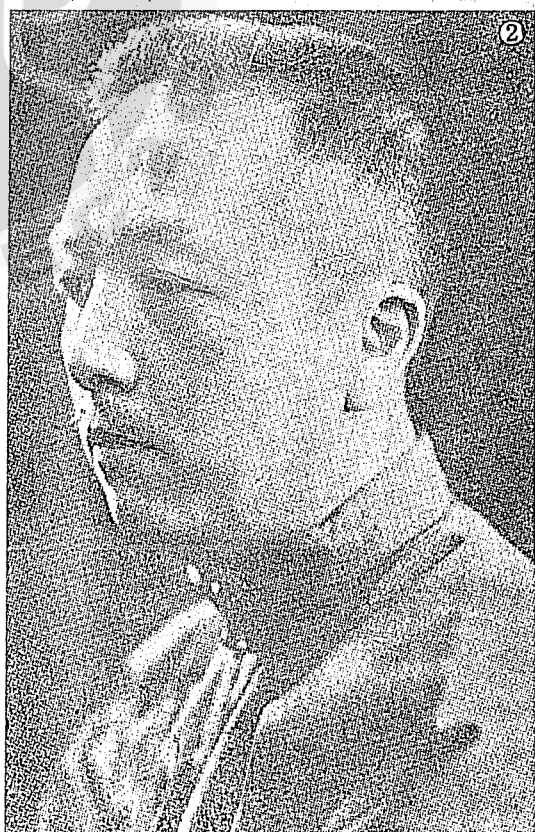
劉半農因懶得再同那些執迷不悟而喜與他辯論的人糾纏下去，他寫了篇「作揖主義」的小文，說的話非常有趣。又不滿青年人一味借新文學寫些男女浮濫的愛的文字及歡喜亂罵人，也有文評之。關於「作揖主義」他說：



① 作者蘇雪林教授近影。

② 幽默風趣半路出家反對古文的劉復（半農）。

③ 擁護語體反對文言的錢玄同。



「我對托爾斯泰不抵抗主義甚為贊成，因為不抵抗主義表面上是消極，骨子裡還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辦事須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消費精神于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常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事上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不消極就沒得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遊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辭來。每天來客甚多，第一位是前清遺老，第二位是孔教會的會長，第三位是京官老爺，第四位是北京劇評家和上海劇評家，第五位是玄之又玄的鬼學家、最後者則為王敬軒先生，這些客人對自己主張個個有番大道理，同他們糾纏下來將無了期，只好于聽完他們高論之後，對他們作個大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吧。』將他們送出門，然後忙自己所做的事。」

半農對於那時代的青年寫文章總是談情說愛，也頗不以為然。又說了一番話：

「……功是不肯用的，換句話說，無論何種嚴重的工作都是做不來的，舊的一些學問麼，那是國渣，應該扔進毛廁，那麼新一些的罷，先說外國文，德、法文當然沒學過，英文呢？似乎識得幾句，但要整本書看下去，可就要他的小命，至于專門的學問那就不用提了。連做敲門磚的外國文都弄不來，還要說學問的本身麼？」

文壇通病大肆譏罵

事實是如此，而事業卻不可以不做，於是轟轟烈烈的事業就做不出來，文句可以不通，別字

不妨連篇，而發表則不以須臾緩。

有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可以發表呢，有……

悲哀、苦悶、無聊、沉寂、心絞、密吻、A 姊、B 妹、我的愛、死般的、火熱的、熱烈的、温温的、顛而倒之，倒而顛之，寫了一篇又一篇，寫了一本又一本。

更寫一些，

好了！

悲哀、苦悶、無聊……又是一大本。

然而終於自己也覺得有些單調了，於是乎罵人。

罵人最好不要在人家學問上罵，因為要罵人家的學問不好，自己先要有學問，自己去讀書，那就費事了，最好是說這人如何腐敗，如何開倒車，或者補足一筆，這人的學問簡直不得什麼，不必理會。這樣如人家有文章答辯，那自然是最好，如人家不睬，卻又可以說：瞧，不是這人給我罵服了。總而言之，罵一個有名的，可以抵罵一百個無名的。因為罵人的本意，只是要使社會知道我比他好。我來教訓他，我來帶他上好的路上去。所以他若是有名的人，我一罵即跳過他的頭頂！

哎喲，算了吧，我對於此等諸公，只有「嗚呼哀哉」四字奉敬。（下略）

半農發表此文後，反對文字有十幾篇，因此文揭了他們的瘡疤，群起對他大肆譏罵，這是中國文壇的通病，不去說他了。

以古文為鬼話文的劉大白

反對古文的劉大白

劉半農雖算半路出家的文人，當五四時代，年齡究竟還不算太大，現在再來介紹一個真正半路出家的，那就是劉大白先生。

劉大白是前清舉人（一說優貢），遊過日本，歷任大專教授、系主任，也做過民國教育部次長，以他國學根柢之優厚，從事語體文當然會擁護古文，反對語體，他偏偏贊成語體，視古文如寇仇。他的工具既犀利而豐富，從事語體文當然輕而易舉，游刃有餘。

他以舊體詩話，作詩評極見功力，有「舊詩新話」、「白屋說詩」等著作，比一般舊文人所寫詩話詩評之類，炯眼獨具，見解不凡。

他反對古文，態度非常激烈，皆見所著「白屋文話」一書，稱之為「鬼話文」，想他以過來人的緣故，深知個中利弊之故。他有「對付鬼話文的態度」一篇，說「鬼話文是歷史上的遺物，它與西洋的拉丁文一樣，已成過去。但自周秦以前直到現代，用這鬼話寫文章的極多，我們不能斬斷歷史，隔絕社會，還有懂得歷史上有鬼思想的活死人心理的必要。所以我們不能不對鬼話文決定一個態度。這所謂態度就是人話文。革命成功以後，對於這些鬼話文浮厲的態度不是阮殺，不是遣散，也不是改編，是要審問它，求得它們的鬼話招供。是為現在同一社會裡那些活死人心理的需要。既要逼取他們的招供，我們對鬼話文仍是要識到懂得的程度。」胡適認我國散文言文體唐以後頗有進步，宋之歐蘇勝唐之韓柳；宋明之

朱熹、王陽明又勝歐蘇；清之顧炎武、崔述、高郵王氏父子的文章又勝宋明。劉大白則持相反的意見而有藍青鬼話一代不如一代之說。所謂藍青即不純粹之謂。謂二千年前人用白話寫文章，等于是現代人用白話寫文章，本甚自然，至于兩漢則周秦文已成鬼話而強學之，則必成爲藍青鬼話了。以後各代類推。時代越後，鬼話便越藍青，一代藍青過一代，鬼話文便一代不如一代了。

劉大白所謂要明白鬼招供，必須讀懂周秦以前的鬼話文章。他說：「我們想學好英國語文，在國內靠幾本英文教科書或幾本英文會話書是不夠的，必須到英國去留學，找英國教授直接教誨始可。我們想把文章做得合周秦死鬼們一樣好，那就須到周秦死國去留學了。我們備足了冥用鈔票的留學經費，請城隍神簽了護照，搭著黃泉路上倒開的火車，通過鬼門關，一直到周秦的死國，這才能把鬼話文學好。一直捧著周秦時代留下的鬼話文死模仿，我們所作的鬼話文，當然要一代比一代藍青了。」

劉氏又有「桐城派的鬼話文合八股文的關係」及「檢書換易法的鬼話作文祕訣」均極精采。

主張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

錢玄同

擁護語體反對文言

我們都知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有「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兩句話，卻不知這兩句話的由來

。原來這是反對文言擁護語體態度最熱烈的錢玄同先生說的。

錢氏曾爲章太炎弟子，精通文字之學，其他部門國學也甚湛深，他是個理論家，所作文章都屬于理論一類。他的思想非常激烈而執著，在五、四運動尚未發生前，他在陳獨秀所編新青年上便曾發表了許多篇文章，這個「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兩句傳誦一時的口號尚未正式提出，只極力反對桐城文派及文選文派，爲這兩句口號的先河。（這篇序以後出版的嘗試集似乎可刪去了）洋洋灑灑，大發議論。所論無一語及于胡詩，只表達他自己的意見。那些議論是論舊文學的弊端及其應該改革之道。

錢氏認爲「古時語文是合一的。這是表明言文，應該一致，什麼時代的人，使用什麼時代的話。不料西漢末年，出了一個揚雄，做文妖的原始家。這個文妖的文章，學問，摹擬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叫人惡心，他的辭賦，又異常雕琢，東漢一代頗受他的影響。到了建安七子，連寫封信都要裝模做樣，安上許多浮詞。六朝的駢文滿紙堆垛詞藻，毫無真實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來代替事實，割裂他人的名號去就他的文章的對偶，打開文選一看，這種拙劣的文章觸目皆是。直到現在還有一種妄人說文章應該照這樣做。」文選文章，乃爲千古文章之正宗」這是第一種弄壞古語文的文章。

唐朝的韓愈、柳宗元矯正文選派的弊病，所做文章很有近于言語之自然的。假如繼起的人能夠認定韓柳矯弊的宗旨，漸漸的回到白話路上來

豈不甚好。無如宋朝的歐陽修、蘇洵這些人，名爲學韓學柳，卻不知韓柳的矯弊，但學韓柳的句調間架，無論什麼文章那起承轉合都有一定的部位，卻不知這種可笑的文章，和那文選派相比，眞如二五一十，半斤八兩的比例。

明清以來，歸有光、方苞、姚鼐、曾國藩這些人，拼命做韓歐蘇的死奴隸，立了什麼「桐城派」的名目，還有什麼義法的話，攪得昏天黑地！也不看看周秦以前的文章是個什麼樣子？分明是自己做的，偏要叫做「古文」，但看這兩個字的名目，便知其人一竅不通，毫無常識，曾國藩更妙，他道：「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與」這真是自畫自供，表明這種古文是最沒有價值的文章了。這是第二種弄壞白話文的文章。

桐城謬種選學妖孽

錢氏此文既稱揚雄及六朝文人爲第一類文妖，又稱學韓柳而不其矯弊之道，徒學其間架腔調，起承轉合及桐城派之倡學古文，言古文無施不可，惟不宜說理之作家爲第二類文妖，尚未確定把「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兩句口號的提出。

兩句口號之確定提出，見于他的「應用文之亟宜改良」一文。此文論學校教科書選讀前人文學問題云「明白之周秦文、堂皇之兩漢文、淫靡之六朝文以及搖頭擺尾之唐宋八大家文，當然不必選讀。（此不過言其大概，其實所謂說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嘗不在周秦六朝唐宋文中也。惟選學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謬種所尊崇之，唐宋文，則實不必選讀。學周秦兩漢者，其人

尚少，間或有之，亦必無選舉妖孽桐城謬種之臭架子，故尚不甚討厭也。」此係錢氏自注，下略。

現在我們不妨再把錢氏反對中國舊文化及其主張以世界語代替中國語文的事附此一述。

中國舊文化誠然以儒教混同道教為主體，儒教中心人物是孔子，道教中心人是老莊。錢氏反對孔子傳下之經籍則怪它幫助民賊說話，並不顧及人民大眾；反對道教，並非反對老聃和莊周等人，卻是那時假道士們所創立的道教，借老莊之名而行其丹藥符咒，欺騙人民的野蠻迷信思想。陳獨秀辦新青年常有反孔言論，尚未及於道教，錢氏則合併二家而反對之，他曾說道：

「除儒教以外，還有一個道教。這兩種思想控制著中國人的頭腦。二千年來，所謂學問，所謂道德，所謂政治，無非堆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所謂『四庫全書』除晚周幾部非儒家的子書外，其餘則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書。『經』不待論；『史』者，不是大民賊的家譜，就是小民賊殺人放火的賬簿，為什麼平定什麼方略之類；『子』『集』的書，大多數都是『王道聖功』『文以載道』的妄談。還有那十分之二的道教家言，更荒謬絕倫，說什麼『關帝顯聖』『純陽降壇』『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話。其尤甚者，則有『嬰兒姪女』『丹田泥丸功』等說，發揮那原始人『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使知識正確，頭腦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致落其玄中，

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致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他又說：「欲祛除三綱五倫之奴隸道德，當然以廢孔為唯一之辦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煉丹靈符的野蠻思想，當然以剿滅道教為唯一之辦法。欲廢棄孔學，欲剿滅道教，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國書籍十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這兩類書故；中國文字自來即專發揮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故。」

愛國志士鬱鬱而死

錢氏爲了反對中國舊文化，竟主張滅絕中國一切古書。中國古書皆以方塊字寫成，他又進一步欲滅絕中國文字而代之以英法文字，又謂最簡便的方法，採取英法文字，不如採取世界語。(Esperanto)。這種驚世駭俗的議論說出以後，當然引起許多人的反對，連孫中山先生都爲這個問題說話了。孫先生說：夫包犧畫卦，以迄於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今日中國人口逾四萬萬，其間不盡能讀書，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族而率皆號曰同文。以文字實用久遠言，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流通言，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布最廣，而用之者不過二萬萬人，皆未及中國之半也。雖今日新學之中，間有倡廢中國文字之議，而以作者觀之，中國文字實所不當廢也。必欲廢中國文字，則安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記四五千年之事翔實而無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者，則學者正宜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但中國語文

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書于古經籍，言語則隨時代以變遷，至于文體雖有今古之殊，要不能隨言語以俱化……這是極有力量的反對論。錢玄同廢除中國文字，代以世界語當然是斷斷不能行的。因爲，文言可改爲白話，而方塊字則不可廢。五四後，許多人試用拼音文字，無一成功者，就可明其理。若我們廢了中國文字改用他國文字則我們也脫胎換骨，成了他國人民。我們成了別國人民，則中國也消滅于天地之間了。錢氏謂周秦時代原是言文合一，也非事實。周秦以前是商代，盤庚大誥，佶屈贅牙，或是言文合一，周秦則早不合一了。語見拙著「二三年代作家與作品」第一章，我稱之爲第一標準語。不贅述。

錢氏謂中國的經史子集都是民賊家譜和殺人放火的記錄，或燒丹鍊汞嬰兒姪女的妖言，錢氏若能讀外文書，則知外國的經史子集也充滿了愚昧與罪惡，與中國無異。世上那有地上天堂般的國家？則廢棄自己的語文，改而從他又有何益。

不過一種文化革命初起時，革命家的言語舉措非過份激烈，則不能震撼人心使之成功。成功之後那文化情性自會潛移默化，使之趨于平衡狀態。我們今日正處于這種平衡狀態之中，所以覺得這幾個半路出家的文士言論過于偏頗，有不能入耳之感。

抗戰發生，北京陷于日軍之手，錢氏未及逃出，其後想投奔大後方又已無法。不甘心做日本順民，終日漫遊各街市，有如瘋狂者然，終至鬱鬱而死，也算是一位愛國志士，故大後方聞其死耗，無不惋惜。